

老子“宠辱若惊”新解

■张 景

“宠辱不惊”是一个常用成语，并由此引出另一个成语——受宠若惊，这两个成语最早出自《老子》十三章：

宠辱若惊，贵大患若身。何谓宠辱若惊？宠为上，辱为下，得之若惊，失之若惊，是谓宠辱若惊。何谓贵大患若身？吾所以有大患者，为吾有身，及吾无身，吾有何患？故贵以身为天下，若可寄天下；爱以身为天下，若可托天下。

这段话中的“宠辱若惊”，被学界普遍解释为：“得宠得辱，失宠失辱，皆若惊者。”（高亨《老子正诂》）“得宠和受辱都感到惊慌失措。”（陈鼓应《老子注译及评介》）“受宠惊喜而受辱惊恐。宠辱，都用如动词，指受到宠辱。”（张松辉《老子新解》）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也把“宠辱不惊”解释为：“受宠或受辱都不为所动。”

这些解释乍看起来，很有道理，也符合常理，但联系《老子》全书及本章内容，就会发现这一解释并不符合老子原意。《老子》全书的主旨是在讨论最高统治者的品行与治国方略，本章也不例外，因此本章最后指出：“故贵以身为天下，若可寄天下；爱以身为天下，若可托天下。”老子认为只有宠辱不惊的忘我之人才可以托付天下。可以托付天下者，自然非天子莫属。换言之，本章是就天子品德而言既然是就天子而言，那么“受宠”二字就失去所指对象，因为天子是最高统治者，只有他有资格去宠幸别人，哪里还会有什么人有资格去宠幸天子呢？

出现这种误解，是因为后人多从“受宠”“宠幸”这一常用义去理解“宠”字，而忽略了“宠”还有一个更为原始、而今人较少使用的含义——尊崇、尊贵。《说文·

广部》：“宠，尊居也。”“宠”的最早含义是“居于尊贵之位”。这一用法在古籍中经常出现，如《国语·楚语下》：“宠神其祖，以取威于民。”韦昭注：“宠，尊也。”《汉书·佞幸传》：“诸附倚者皆得宠位。”所谓“宠位”，即尊贵的地位。“宠”还有一个与尊贵近似的含义——荣耀。《国语·楚语上》：“赫赫楚国，而君临之，抚征南海，训及诸夏，其宠大矣。”韦昭注：“宠，荣也。”

既然“宠”有尊贵、荣耀的意思，那么与“宠”相对的“辱”，则是低贱、屈辱的意思。在《老子》中，我们也能找到内证：“知其荣，守其辱，为天下谷。”（二十八章）“荣”“辱”构成一对反义词。

关于“宠辱若惊”的“惊”，学界都把它解释为吃惊、惊恐。如果按照惊恐的意思理解，就会有一些滞碍不通的地方：受辱固可引起惊恐，受宠何必惊恐？虽然不少学者曲为之解，但终不顺畅。这里的“惊”应为动乱、不安的意思。《词源》：“惊：乱貌。《吕氏春秋·慎大》：‘众庶混泯，皆有远志，莫敢直言，其生若惊。’注：‘惊，乱貌，民不敢保其生也。’”《岳阳楼记》中的“波澜不惊”的“惊”就是动荡不安的意思，后人常用“波澜不惊”形容心境平静。老子的“宠辱若惊”的“惊”，指的就是内心动荡不安。

老子的意思是说，作为圣王，无论身处尊贵地位，还是身处危险境地，都能坦然处之，心里不会产生任何波动。身处尊贵地位而内心平静如常的帝王典范是舜、禹。《论语·泰伯》：“子曰：‘巍巍乎！舜、禹之有天下也，而不与焉。’”朱熹《论语集注》解释说：“不与，犹言不相关，言其不以位为乐也。”身处天子之位的舜、禹并不因为地位的尊贵而沾沾自喜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把这样的圣君称为“神人”，郭象描述神人

说：“夫圣人即今所谓圣人也。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，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，世岂识之哉！徒见其戴黄屋，佩玉玺，便谓足以缭绕其心矣；见其历山川，同民事，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；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！”（《庄子注》）地位尊贵的圣君与隐居山林的隐士具有一样的平静心境。

身处逆境而能够保持心境平静的帝王典范应是周文王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载：“其囚羑里，益盖《易》之八卦为六十四卦。”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时，随时都有可能被杀害，然而他心静如常，依然能够安心地从事学术研究。

这些圣王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，是因为他们已经做到了本章说的“无身”。关于“无身”，冯友兰解释说：“人们的许多麻烦，正是因为他们有这个身体，如果没有这个身体，一切麻烦也都没有了，也都从根本上解决了。”（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第2册）任继愈《老子新译（修订本）》把这段话翻译为：“我所以有大患（虚荣），由于有了我的身体；若没有我的身体，我还有什么祸患呢？”并解释说：“他认为有许多麻烦，是由自己这个人存在的引起的，为了避免给自己招来忧患，最好不要身体。身体都不存在了，还有什么忧患呢？照这样的逻辑，为了避免牙痛，就不要牙齿，为了避免错误，就不要工作。”

如果把“无身”理解为消灭自身，就与老子“长生久视”（五十九章）的思想严重抵牾。实际上，老子的“无身”就是人们说的“无我”“忘我”“无私”，也即《逍遥游》说的“至人无己”。老子认为一个人之所以会“宠辱若惊”，原因就在于把自身利益看得太重。如果一个人达到了无私、忘我的境界，把贵贱荣辱置之度外，他就不会因此而动心，甚至根本不会有荣辱之心。

按照这一理解，本章可翻译为：“如果地位的尊贵或低贱能够使之动心的话，那是因为他把大灾难（道家视名利为灾难）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。何为‘宠辱若惊’？把尊贵地位视为荣耀，把低贱地位看得卑下，所以得到这些地位会动心，失去这些地位也会动心，这就叫‘宠辱若惊’。何为‘贵大患若身’？我们有这些灾难的原因，是因为太看重自我，如果能够做到无我，我们还会有什么灾难呢？因此，只有重视全身心投入治理天下的人，才可把天下交付给他；只有愿意全身心投入治理天下的人，才可把天下托付给他。”

本章主要是在讨论天子的思想境界，但这种境界也可以体现在其他人身上。《尸子》逸文说：“为令尹而不喜，退耕而不忧，此孙叔敖之德也。”《庄子·田子方》对此记载得更详细：“肩吾问于孙叔敖曰：‘子三为令尹而不荣华，三去之而无忧色。吾始也疑子，今视子之鼻间栩栩然，子之用心独奈何？’孙叔敖曰：‘吾何以过人哉！吾以其来不可却也，其去不可止也，吾以为得失之非我也，而无忧色而已矣。我何以过人哉！且不知其在彼乎？其在我乎？其在彼邪，亡乎我；在我邪，亡乎彼。方将踌躇，方将四顾，何暇至乎人贵人贱哉！’”孙叔敖三次担任宰相而不以此为荣，三次被罢官而不以此为忧，地位的高贵与低贱都无法引起孙叔敖心境的波动，这就是典型的“宠辱不惊”，也即不为富貴贫贱而动心。

（据《光明日报》）

从“四大名著”热看回旋式文化

■林 玮

不久前，视频网站B站上架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拍摄的四大名著电视剧——1998年版《水浒传》、1994年版《三国演义》、1987年版《红楼梦》和1986年版《西游记》，受到用户热评，评分飙升至9.9分。一时间，对年轻观众何以突破“代沟”“追捧起比自己年龄还大的经典电视剧”的讨论充盈于媒体。其中固然有对当下影视剧的反思，但更重要的似乎是，这一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经典之为经典的价值：四大名著的叙事艺术有着丰富的内涵可供解读，在其核心元素保留不变的前提下，随着一代代人的不断阐释，叠加了不同时代内涵。这种经典的反复式演化可以称之为一种回旋式文化现象。

“四大名著”的盛名延续至今，是一代代读者予以解读的结果。《红楼梦》虽然是作家创作，但各种点评、续写使其形成一道独特的“红学”景观；另外三部名著，都是从民间传说开始，经说书、文人加工、戏曲改编，电影电视剧制作、电子游戏开发……形成了“名著IP丰富的文化内涵。作为经典，它们如圭臬一般，供后来者景仰，供他们汲取元素，进行新的创作。从《大话西游》到《三国杀》，经典化身为人物、桥段、服饰、台词等元素，融合进新的流行文化之中。而时代越向前，这种文化融合的潮流就越浩大，后来者创新的资源与基础就越丰厚。

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四大名著的当代传播可以发现，它们代表着中华优秀

传统文化的高峰，吸引着不同时代的人们前往“攀登”；而不同时代的人们也携带着自己的文化基因，将属于他们的旗帜插在这些高峰之上。早先《百家讲坛》解读四大名著即有此感，而这一次插在其上的旗帜则是在年轻观众中风行的“弹幕”。

B站以弹幕闻名。从感慨女儿国国王“好有趣”，到把“桃园三结义”理解成超级创业者与天使投资人一并合伙出道；从悟空出海求法“回来就是归宿”，到刘姥姥进大观园是单口相声的“伦理梗”，一种“以今格古”的融合文化形态得到了十足的体现。它如同一阵旋风，回溯式地将过往的文本卷入当代潮流之中，从中激发出属于当代观众的集体认同。譬如《三国演义》“智收姜维”一集中，诸葛亮直斥“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”的画面成为社交表情包的一时之选，B站剧集播放到处，大量网友涌人，以“全体起立”的弹幕进行“打卡”，形成彼此认同。

这种回旋还反映着当代观众对经典的尊重与认可，对个人情感和情绪的促发，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经典认知。比如有网友对《红楼梦》中《枉凝眉》词的使用，有的打趣，有的深情，恰为经典与当代文化生活的双向介入，提供了例证。

经典之所以为经典，就是能够被不同时代赋予不同的含义。融合时代，这种回旋式的文化景观可以给予人们更多的想象，同时也提示着文艺创作要有更深切的精品意识，以求无愧于未来年轻观众那一次次“回眸”。（据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）



7月24日，观众在苏州博物馆内参观。

近日，江苏苏州博物馆迎来众多参观者，人们在这里感受文化、学习知识，丰富暑期生活。

■新华社发



“神童”的诞生 ■刘志永



兑现 ■赵玉宝



一胖毁所有 ■祁雪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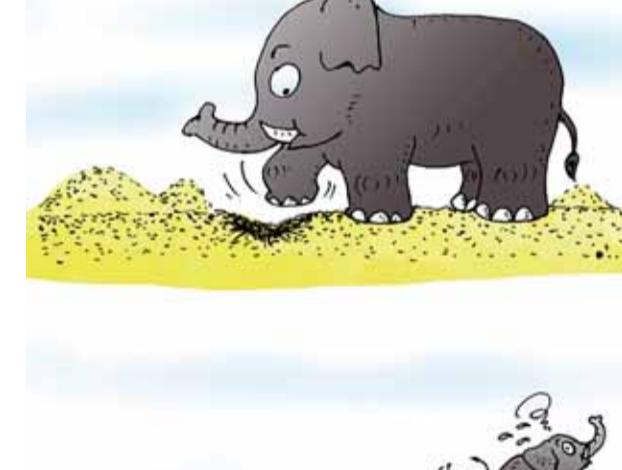
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■焦雅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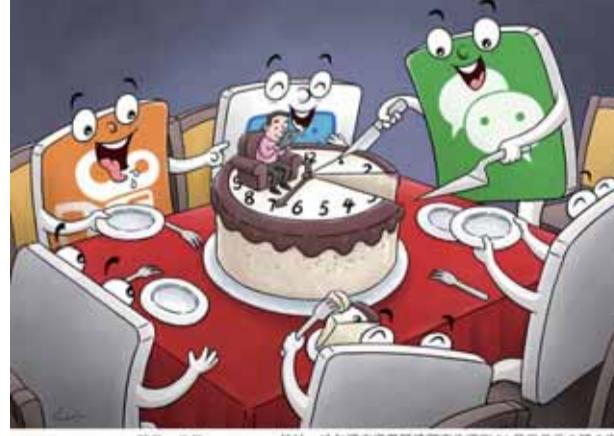
《回家偶遇》 ■于昌伟



《都是大师》 ■曹金华



找水 ■韦荣景



分餐 ■郝延鹏



无土栽培 ■苗 杰



生活最沉重的负担不是工作, 是无聊 ■张鹏飞



渴望 ■赵顺清



不堪其扰 ■张 昕



忘戴头盔了 ■蓝 波